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始末

□朱江

大生档案保存的1951年9月18日董事会的记录,清晰地表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一直勉力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创办于1903年。根据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该公司1913年为注册事宜致工商部的函,张謇和如皋的沙元炳为共同创始人,张謇的四哥张謇为查察人。张謇曾于1908年向通海实业公司股东报告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设立的缘由。大生纱厂的原料棉花,大部分来自海门一带,最初需要雇民间船通过内河运到唐闸。民船代运的弊端在于效率低,不仅时效慢,而且运棉过程中损耗大,因此张謇决定改用机器小轮拖运。最初只有一艘小轮往来唐闸与吕四之间,由于专门用来运输大生纱厂所用棉花,成本高昂,但又不能轻易中止。于是陆续添购数艘小轮,行驶于经济往来相对频繁的南通与扬州之间的内河,期待有所盈利。

按照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小轮搭客章程》,公司专门经营南通和扬州境内内河的航运。自扬州往东,经过仙女庙、姜堰、海安、如皋、丁堰、白蒲等地。从唐闸向东,则途经西亭、金沙、余西、余中

(四甲)、余东、六甲、包场等处。到1913年向工商部注册时,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拥有达淮、达江、达湖、达浦、达河、达泰、达扬、达宁、达津、达海、达邮等11艘小轮,行驶线路拓展到掘港、盐城、兴化、邵伯、东台、阜宁等地。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除了运输纱布和顾客外,还兼营银洋钞票和邮件的运送。银洋钞票的寄运,除了填给三联单外,收交时各自验明原箱原封,并在原箱原封加盖回单为凭,以昭慎重。对于原箱原封没有动过,托运者声称短少的,或者遇到天灾匪患导致损失的,公司概不负责。至于代寄汇票,则需要当面点交,不论远近,按照每千元收取计费大洋2角5分。邮件方面,小轮经过的各埠如设有邮局和信局,信件装入信袋后由公司代为带到,“除中国邮政局之信件、包裹照章运寄外,凡人民或行铺之信件,亦准带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某种意义上起到增加邮政和信局运量的作用,加快了社会信息的交流。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初创阶段充满了艰辛。开辟通畅航线时,触动了原先在此航道上的经营者,特别是盐商的利益。1903年张謇给两江总督魏光燾的函中可见一斑。张謇指出,有人以通畅之间的河道浅狭为由阻扰小轮行驶,其实杭州、苏州和上海一带的内河浅狭程度超过通畅河道,即便是淮安至扬州之间内河浅狭之处也不少,民船、盐船依旧络绎如梭,张謇禀请魏光燾“将扬、通一带河道宽深尺寸与苏、杭、清江三路比较”。

1905年张謇致南洋大臣周馥的函里,提到有盐商提出,里下河一带河道浅狭弯曲,沿途桥梁较多,装满盐的船只原本行驶艰难,如果遇到小轮,避让不及容易发生碰撞,盐业关系国家的税收,也与商人的切实利益有关;也有人说小轮所到之处,波浪骤起,冲击两边的堤岸。张謇讽刺道:“举水火、盗贼、瘟疫,世间一切大患,悉归狱小轮?”难道世界上的天灾人祸,都是小轮带来的吗?

为了航行的顺畅,公司购置浅水挖泥机船,在通行航路上新次淘深。在与当地士绅磋商后,为避开众多停泊在海安镇的船只,特地将旧城河一带疏浚,专供小轮通行。公司制订《通畅一带内河行轮章程》《小轮搭客章程》及《小轮帐房舵工管轮约》,比如要求小轮在行驶途

中,与其他船只交汇时,先鸣响回声气筒,再减速避让,过关卡时,照章停轮候验,不准挟带私货行闯关等等。几经斡旋,终于协调了多方利益,大达内河的小轮顺利地航行于通畅之间。

关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最后结束的时间,《大生系统企业史》叙述为:“抗战胜利后,将所有三四只小轮船与镇江的镇通、镇泰两家小轮公司联合经营,不久即正式宣告结束”。依据是“据1962年访问主持该公司清理工作的老职员邱配言笔录”。大生档案保存的1951年9月18日董事会的记录,清晰地表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一直勉力经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笔者曾专程去镇江市档案馆查阅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迁往镇江后的相关档案。1951年12月27日,经理蒋志云致镇江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为办理企业登记应具送之文件》的函件中,提及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45年4月在上海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结束,多数股东均已向清理处领回股款。迨胜利后,敝公司收回被敌伪强占之达汕轮船,复于同年十二月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终止清理,以达汕轮估值为股本,并由旧股东认购新股,移总公司于镇江继续经营。”1956年,镇江市18个私营轮船公司共69只船舶,并入公营的中华旅行社,参加公私合营,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走进历史。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传家宝

鄙斋有一件丁月湖的书法条屏,多年前购于本地,内容如下:

峨峨白石,峙彼相城。道晦身隐,艺高名成。宁以义徙,肯与世争。董巨黄吴,集自只手。墨雨笔风,蛟龙却走。布衣几人,千秋不朽。翳指枝生,澹然暮营。一官不显,归而笔耕。妇人孺子,震厥书名。书会众美,不辟门户。峰正稷藏,直达典午。明三百年,先生千古。长洲文君,大哉名门。书画双绝,齿坏两尊。不替家法,长流清芬。岂惟门风,高第殊枝。

道光九年(1829),丁月湖出生于通州卖鱼湾,即石港场人。他大名叫丁溇,月湖是其字,平凡的一生使他的生平记载出现多处空白,仅知道父亲是丁述庵,母亲为保氏,在家族兄弟中排行在六。他从小敏而好学,多才多艺,能诗能文,“所交多知名士,搢绅先生亦时投羔雁,奉书币于其门”,在当地颇有声名。青年时,丁月湖“志在四方,将欲遍访海内名流,纵观山川胜迹,俯仰啸傲,得一发其胸中郁勃豪宕之气”,只可惜“势与形违,身多牵绊”,没能一遂其志。后来有人请他去做幕,他

便乘机到大江南北走了走,现有文字记载的就有沪上与淮阴之游。每到一地,他积极参与文社,诗酒雅集,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回到了家乡,“歌啸自怡,不求闻达”“淡泊自明,不欲征逐声华”,时人谓之“隐君子”。那时他已年近五十。本以为就这样了一生,丁月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次闲聊让他成了一代印香炉设计大师。扬之水先生在《香识》一书中这样写道:

印香炉的设计,却是完成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而且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印香图谱》施允升序,曰他少月湖二十岁,而与月湖朝夕过从,咸忘年交,“丙子春,偶与燕谈,以时有印香炉粗陋不可供幽赏,思欲别开生面。先生闻言,即默然凝想,若有所得,次日出一图以示,花样崭新,已大喜其精辟,先生弥虚心摹手画,愈出愈奇。次第投攻金之徒,陶之治之,推之凿之,遂成雅制”。

丁月湖生前是寂寞的,身后却光芒四射,小小印香炉让他声名远扬。上世纪五十年代,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在他的名作《迷

宫案》中巧借印香图翻作成迷宫图,让这个出自南通州的文玩雅器为更多人知晓。

其实,丁月湖书画在当时就极有名。丰利举人潘荫东在《印香图稿》序文中说:“先生博涉经史,善诗古文辞,多能艺事,尤以书画擅名。”其眷弟保召棠也说:“其书法则妙兼众体,又能时出新意神明于规矩之中,故超隽异常。其画法则天机物趣,毕现毫端,而尤长于兰竹,兼之精通篆刻,上揭冰斯。”阳湖徐以同更有“书名满江左,片纸只字,人争宝之”的记载。鸳湖人朱恩锡还赋之以诗:“集古思欧老,精书抚右军。”连丁月湖本人也自述“篆仿北书,字追轩颀”,足见其对自己笔墨的自信。但时光如水,如今他的绘画作品未见存世,书法也是难得一见。

我收藏这件书法的落款是:“翼之大兄人雅属即祈正腕,辛酉冬日书于书画薮,月湖弟丁溇。”钐“臣溇印”白文印。辛酉是咸丰十一年(1861),那一年丁月湖三十二岁,这是目前所见到他存世最早的作品。字为行楷,书近杨沂孙,清静雅致,和他晚年所写的何绍基体有

居中不偏“中央镇”

□朱今更

为“中央镇村”,没有超市、茶馆、饭店、菜市场,不通车,却很好地保留了农村自然风貌的三大特色,值得一看:

其一,因处于三镇二河之中心而冠名“中央镇”的位置没有改变。三镇是东边海复镇、南边富安镇、西边竖河镇,各距三四公里,二河是南面通沙河、北面蒿枝港,其镇居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被作为革命根据地,好几位药店、酒店年轻学徒秘密入党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抗战老兵。

其二,镇区紧临大墩墩河,东中西三桥相拥,独具沙地水乡韵味。东西两头分称中央

镇东西桥,街中段有南北向中央河通过,河上木桥时称“志良第一桥”(属志良乡)改革开放后桥改坝,便于轿车往来。从而留下“一河分两乡——河东属海复乡、河西属合作乡(原志良乡),一桥连二街——河东称东街,河西称西街”的美谈。这是古人造镇的智慧。

其三,老镇气息犹存,老屋上方的观音兜式山头仍未消失,一百多年宝塔式斜坡屋面、雕塑装饰屋脊、斗拱檐头、三面透光的书房,屹立不倒,这是启东老屋中唯一存世、造型独特的佼佼者。

小小中央镇,留给我们不少文化记忆,值得细细品读。



历史人物

美食入画话清廉——陈从周来如趣谈

□白本 海华

20世纪80年代,园林大家陈从周先生数次赴如皋,指导城建工作,修复水绘园。如皋人素来好客。力邀大家,岂能小气,更何况陈先生来如指导工作是不免费的,于是陈从周下榻县委招待所后,如皋友人便用地方美食招待陈先生。

“青菜萝卜粳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书画家、诗人郑板桥寓居如皋时,写下此联。陈从周也爱如皋天水,他赞誉:紫铜吊子木炭烧,烧天水应当使用有古味的茶壶,品水要用紫砂壶。至于如皋烧饼,他亲切称作“苏北大饼”。陈从周参会,谈论如皋烧饼:外国人到上海穿布鞋,吃大饼。苏北大饼很出名,到如皋要吃特色。陈老还为如皋烧饼支招:鼓励如皋人应该向扬州人学习,将大饼和竹兰捆绑销售。如皋花木盆景也是有名的,可和烧饼一起出售。

作为书画家,陈从周在如还以画换食,他幽默地向接待人员说起如皋话:“你俚招待得我好,我带了笔墨来,画画送给你俚。”听者都很开心。有回,他在招待所中楼西北角的房间用餐,吃完清蒸鳊鱼、红烧猪脚等如皋家常菜,诙谐地向吴承泉、胡吉飞诸友说道:“吃了别人的嘴壳,今天被你们圈在这里了!”他愿作画相送,见者有份。一位省规划院的领导,向陈先生讨画,他大笔一挥,圈圈点点,画了幅《梅花图》,题跋:“一圈两圈圈不了,人人都道圈儿好。而今跳不出圈儿,反被圈儿圈到老。”待到那位领导携画离场,陈先生严肃地解释道,那圈圈是梅树上的花朵,是大饼上的芝麻,希望他为官要像梅花那样清洁,像大饼那样亲民。那圈子就是清贫之圈,为官的人要在圈内,不能越界,守住清贫,才不失为好官。

作为文人,陈从周有时“吃了并不嘴壳”,敢于口喷真言。1987年1月11日《南通日报》刊文,记述了一则趣事。如皋人热情,烹任一盘香酥不雀款待陈老。他见到菜,毫不留情,直言批评: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不应该用益鸟办菜。接待人员表示歉意,如皋招待所也再未烹任此菜。陈从周还希望如皋美食要注意养生,少用味精、西红柿酱等调料,不要追求冰箱,食材要新鲜。

“如皋是个好地方,我热爱如皋”,陈从周先生曾在会上激动地说道。他对如皋的爱,也包括他对如皋美食的爱,这份爱将悄悄地珍藏于上述的美食典故中。



史海回眸

当年常见“洋针店”

□杨汉祥

近日我在当地通东农村亲戚家做客,无意中听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感叹:“如今怎么连洋针店都没有了,家中几块蛮好的布料咋办呢。”我开始不明白她说的“洋针店”是什么,但马上回想起这是乡间用缝纫机给人加工服装的小店,因为在四五十年前,我们苏中通东一带讲启海方言的人都称这类小店为“洋针店”。

在缝纫机没有问世乃至普及之前,人们的衣物都是一针一线由手工缝制而成,后来有了缝纫机才有机制的衣物。但起初一般人家都买不起缝纫机,只有极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买得起这种当时被国人看作洋玩意的机器,再后来有的人家买了缝纫机后,就想到用缝纫机开店,专门给顾客加工衣物。也许缝纫机是舶来品,当时我们通东一带的启海人都习惯称缝纫机为“洋针车”,把踩缝纫机说成是“踏洋针车”,所以才把那些专门用缝纫机加工服装的小店说成是“洋针店”。因为用缝纫机缝制衣物轻松、快捷,针脚细密、平整,其样式也美观时尚,所以在各地开设的洋针店就逐渐增多,尤其在农村中更多,一般一个村庄都开有两三家洋针店。

当时农村的洋针店一般都设在村头路口或其他热闹处,这类店面除了有大门外,还在靠门边的上半堵墙壁一长溜打开,然后在开口处装上玻璃窗,当地人称之为“半窗”。过往行人透过这“半窗”就能清楚地看到屋里有人在踩缝纫机,一些缝制好的五颜六色的衣物也一一挂在显眼处。这样不用挂招牌、不需做广告,人们一到那儿就知道这里开的是家洋针店,店里的生意也就不请自来。当时开洋针店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因为衣物的加工费不贵,一般缝一件上衣最多是一元五角左右,一条裤子一元左右,至于儿童衣物就更便宜,因为当时的物价就是这类标准。当然,如果缝制呢绒、毛料等质地的衣物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只是这类生意很少,因为不是所有乡村缝纫师傅都会做。另外,缝制棉衣棉裤及大衣的手工费也要略高一些。

当年我家旁边就有一位姓陆的中年男人开了一家洋针店,人们都称他为陆师傅。陆师傅的店房是租别人家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面除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外,靠西墙边搭着由高凳、长方形铺板架起的一张平台,上面再蒙上一块布,就成了一张上好的裁衣台。裁衣台上方挂有一根细长竹竿,凡做好的衣服都配上衣架,然后依次挂在这根竹竿上,以备顾客到时提取。每当有顾客来做衣裤,陆师傅连忙从缝纫机旁站起来,热情地从顾客手中接过布料,问过要做的衣物后,就麻利地拿出卷尺给人丈量身体尺寸,并用粉饼把尺寸以及户主姓名一一写在布料上,最后再把这块布料丈量一下,就叠放在裁衣台一侧的布料堆上,并告诉来人取货的时间,一般快的需要两三天,慢的也不过六七天。这样一单生意基本上就做成了。

后来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提高,购买缝纫机的家庭多了,加上学习裁剪以及踩缝纫机手艺的人也多了,许多衣服在自己家中缝纫机上就能缝制,洋针店的生意就逐渐清淡了。再后来由于各地市场上出售的成衣增多,加上成衣不但规格、式样多,而且越来越时尚,价格也不贵,所以许多洋针店自然就关门歇业,随之而来的是各地零售布店也大为减少。如今无论在城镇还是乡间,专门“踏洋针车”的手艺人非常少,至于洋针店也难得一见了。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